



记事本

乘风破浪的娜姐

李见薇

最近，常读的一本刊物做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关于小姨(小姑)。不少读者认真写下对她们的记忆。在小姨身上，他们获得了美的启蒙、自我价值的肯定，有时候，还伴随着对成人世界的疑惑和迷惘。

我没有这样的小姨或小姑，但邻居家的娜姐无意之中就扮演了她们的角色。她是我身边第一个出走的“娜姐”，她是自带神秘色彩撩拨着我少年心思的娜姐。

我们成长在一个厂矿生活区，这里的家门关不住秘密。三层的小楼房，娜姐住三楼2户，我住二楼1户。她妈周阿姨热情爽朗，包了饺子会热情地送下来一碗，与老公吵了架就气鼓鼓地来我家添双筷子。娜姐大我8岁，床头贴着许多好看的海报，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有着三个男生和三个女生的，画上的他们青春洋溢，衣服从款式到配色都是那么洋气。那时的我上二年级，认出海报上写着“小虎队、小猫队”。

娜姐会飞针走线，三两步就把宽大的校服改成收腰款式。她还有许多新奇的东西，成套的不干胶、门上的风铃、女孩跳着舞的音乐盒、可以上锁的日记本，每一样我都爱不释手，我很羡慕娜姐可以拥有这些。因为我只要流露出喜欢这些的心思，我妈就会启动复读机模式“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你是学生，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你用的都是父母的钱……”

记得有个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周阿姨两口子急吼吼地来到我家，说是娜姐没回家，学校不见人。老师同学也都不知道，我爸爸连忙拿起手电加入了寻人的队伍。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么晚了，娜姐去哪了呢?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大人们刻意压底的交谈声中醒来，模模糊糊中听说娜姐是跟隔壁厂的一些小年轻在宿舍楼上听音乐、喝啤酒。

“学坏了，管不住了!”“高中肯定考不上，下半年去读个技校……”大人人口中关于娜姐的这些刺耳表述，让我感觉惶恐不安。不出所料，妈妈很快就禁止我再去找娜姐玩。事实上，对她而言我连个小跟班也算不上，是否淡出丝毫不会影响她的精彩。

接下来，我还是经常听说关于娜姐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消息：厂里有小孩在上学路上被高年级学生抢了新皮带，娜姐出面，对方乖乖还回来还道歉；娜姐跟一个女生，打算辍学去打工，在火车站被抓回来了；娜姐又没去上学，跟朋友去溜冰、打桌球……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父母禁止与娜姐玩，但又被告诫，如果被欺负了，就说是娜姐的弟弟(妹妹)，反正这一片，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她的名字都好使。

后来，娜姐去了外地一所技校，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再见面时，娜姐似乎又长高了很多，留着长发，很有气质，说话还是那么温柔。“薇薇是我们小区最优秀的孩子，以后肯定可以考上名牌大学。”我很是尴尬，倒不是因为过于客套的表达，而是土肥圆面对白富美的无所适从。

再后来，听说娜姐去了珠海，又去了澳门，在歌厅、在赌场上过班，还跟朋友合伙开了饭店，找了一个本地人谈恋爱，对方很宠爱她……

她常常寄东西回来，我的第一块手表、一副墨镜、第一双帆布鞋都是她送的。周阿姨说，没想到几个孩子里这个最叛逆的女儿却最惦记家里人。

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娜姐，是一个暑假的傍晚，彼时的我正在上高二，而她回来探亲。夕阳洒在客厅的水磨石地板上，沙发上的她慵懒地蜷缩着，一手拿着杂志，一手夹着烟，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抽烟这么好看，下一次有这种感觉是看到电影《西西里美丽传说》里的莫妮卡·贝鲁奇。娜姐依然苗条、美丽，精致的红唇，精致的指甲。

随着父母辈退休，很多人搬离了那个生活区，周阿姨也回老家过了一段田园牧歌的生活。去年，听说周阿姨身体抱恙，投奔了娜姐。

而我，就如娜姐说的那样，乖乖地考上了大学，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真的成了大人口中“不要操心的孩子”。心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一厢情愿地寄托在了娜姐的身上。

也许，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乘风破浪。

有奖征文

漫长的等待

朱小小

时间过得太慢了，我总要做点什么。最后，我决定在手术室外的这段走廊里减肥——快走。

我就来回走着，打发时间，疏解压力……“滴”，腕表突然震动了一下——它提示我，今日的步数已达10000步。我看了一下时间，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又瞟了一眼运动数据，我的心跳竟然一度攀升到162!是啊，我太紧张了。“耳鼻喉科云川的家属请来一下谈话室……”9时13分，我听到了广播的呼叫，于是转身跑到走廊的尽头……

(四)

那里有一间独立的谈话室。等候我的是儿子的主刀医生——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彭鹏。一扇玻璃窗将我们隔开。他手拿一个装着标本的透明塑料袋，镇定地对我说，“手术做完了，一切很顺利。你看看，这就是阻挡他顺畅呼吸的扁桃体……”

看着袋子里那肥大的两团，我好气又好笑，真想打爆这俩混蛋，好在他们终于滚蛋!儿子终于可以顺畅呼吸了!“他什么时候能出来?”我问彭医生。“孩子很好，很配合。你不用急，还得等一等，等他麻药醒来，大约还要1个小时。你在外面等着就好……”彭医生嘱咐我。

揪着的心放下了大半。“谢谢，辛苦了。”我向彭医生道谢，很官方，很客套，却真实地代表了此刻一位母亲的心。

(五)

我又回到了那个寂寞的走廊。这一次，我的内心平静些，走路也缓了下来。我开始四处张望，看了些走廊上医院张贴的健康科普宣传栏，以及市中心医院手术室麻醉团队和护理团队的介绍。走廊里自助咖啡机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为自己和妈妈冲了杯咖啡，然后继续等待……

“云川家属，病人出来了……”10点23分，那扇蓝色的大门终于打开。

我冲向儿子的推床，打量他。他正笑着看着我，除了嘴角有碘酒擦过的痕迹，其他和两个多小时前没有什么不同。

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说：“欢迎你回来，世界上最勇敢的小孩。”

他眨了眨眼睛，顽皮地看着我说，“我本来有点生你气的。但是你没骗我，手术确实不痛，就算了吧……”

送他回病房的也是一位麻醉师。他是一位年轻的男性。他提醒儿子，刚做完手术，少说话。

“刚刚在手术室里，《村居》还没背完呢，‘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下两句是什么呀?你明天得告诉我哦!我明天还会来看你的!”

……

回到住院楼，我问儿子在手术室里害怕吗?“怕，但没有那么怕。”他回答。

为什么?“因为动手术的叔叔阿姨们都和我说话。”

都说了啥?“那个魔法师阿姨说她家也有个二年级的小朋友，他也喜欢‘乐高’。还有，他们问我几个好朋友……”

你们真的背诗了?“没有，他背的，我没背……”

好的，我知道了，睡吧。一切归于平静，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诗歌

小区的油菜花

(外两首)

李志胜

无忌无拘的样子，颇似当年
初进城的我
不足二十的青春韶华，亮出的锐锐
抵得上江湖5G传说

黄艳艳的头饰，早已涤去
黄中军的遗毒
春风比域外的流水更易被收编
唯有蜂蚁，不惧

来去的孩子，都是天使
他们漠视绽放，缘于花国魔技
可以颠覆传统，也能让惯性思维
悬崖勒马

梨花雨

雪精灵去了又来。剪水作花飞
与剪花作水飞
在春天诗意的联想里，同框
秀浪漫

一片片、一粒粒。脱离枝头
投身大地的花瓣
多么义无反顾!轻飘飘的一滴承诺
把传说中的爱情，揪得生疼

栖息地是草屋，还是阡陌
命运之神从不给画中人以假设
淋吧，淋吧。水做的女儿
为雪、为云，涅槃都不会有替身

“玉容寂寞泪阑干”
“红窗寂寂无人语”。一幅将褪色的
影视对，在芬芳三月
渐作，粘贴状……

一把莴笋叶

嫩生生的模样，定格于早年印象
多少个春天都不能更改

包括从菜地就尾随其后的泥土
潮气、清芬。一只手
只是即兴模拟的运输列车

等不到长大成笋了。灶火燃着
思绪一样滚沸的炆锅而汤
有凌波鱼，跃着

不用择，不必切。水龙头下冲过
一身青翠欲滴
轻轻折一下，即可入圆最佳配角

案板和刀、疫情，成为过去时
莴笋的绿，炒鸡蛋的黄，面条的白
搭起了新一日理想的戏台

——不止筷子、汤勺、吧唧声
大快朵颐。谁都可以来唱

逝者

拥有自己的生活

羊白

有一种说法，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于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因为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就直捷来之于他和儿子相处的经验和痛苦的思索。如果没有残疾的儿子，自然就没有这部小说，也就不见得会享有广泛的声音。

人生没有假设。此种“挟心肝以令声名”的说法固然可笑、残忍，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他自己的生

活。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1963年无疑是他人生中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他的长子出世了。这原本该是一件喜事，却从此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如果不做手术，婴儿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手术后，孩子却成为一个智障儿。

遇到这样的事情，大江健三郎非常痛苦，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应邀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因为核辐射，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为不同程度的残疾者——这些可怜孩子，和自己可怜的孩子，二者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于是他采访回来后便闭门不出，照料儿子，同时潜心创作，以纾解心中的苦闷。之后的日子里，他顽强地写出了他个人最重要的两部小说，那就是1964年的《个人的体验》和

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正是因为这两部独特的小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此一举成名，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然而作为智障儿的父亲，大江健三郎的生活依然如故，每天晚上都要多次起身，给儿子掖衣，因为儿子有晚上起床的习惯，天冷时常因不知道穿衣服而着凉，大江健三郎就每晚起来多次，照料儿子。这样的日子，他持续了40多年。

在大江健三郎的晚年，有记者问他：“儿子这样，这么多年，你苦不苦?”

大江健三郎对记者说：“20多岁时，我没想到这种日子会成为永远；40多年后，回头看，我反倒不觉得苦。对儿子的照顾，增添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幸福。”接着，记者又问他：“你为什么后半生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残疾儿和核破坏?是不是太过晦暗?”

对此提问，大江健三郎没有过多解释，他只是平静地说：“因为我拥有这样的生活，因此也就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对此我无能为力，并且无怨无悔。”

人不是万能的，即便你才华横溢，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繁华都写尽。命运有很多角色，让你出演的却只有一个，不必心猿意马，不必怨天尤人，更不必自伤自怜，接受自己，拥有你自己的生活，演好你自己的角色，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唯有真实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我想这大概是大江健三郎想要告诉我们的吧。

03

株洲日报

文苑

WEN YUAN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言岚 校对马晴春
2023年3月19日 星期四 22593776